

*Love never fails. But where there are prophecies, they will cease; where there are tongues,
they will be stilled; where there is knowledge, it will pass away.*

神迹

司马锐哲[◎]著

你是覆世的焰火 你是千年的孤寞

*Love always protects,
always trusts, always hopes, always perseveres.*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I247/82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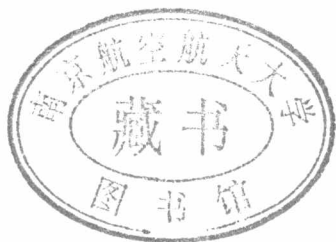


NUAA2013051931

I247
8217-1

神迹

司马锐哲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2013051931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神迹 / 司马锐哲著. — 北京 :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402-3252-8

I. ①神… II. ①司…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10257号

神迹

shen ji

作 者 司马锐哲

责任编辑 安 静

特约编辑 鱼 木 胡 泊

装帧设计 赵佳丽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53号 邮编 100054 电话010-63555979

印 刷 北京雷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7.5

字 数 448千字

版次印次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402-3252-8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创世纪

七之一·创世

宇宙之初，主·普罗米修斯，独居于浩瀚宇宙中一方孤岛。孤岛上除主外，只有一树、一井。

主终日饮井中水，并以井水灌溉树木。

一千年后，树上结果，数量为三，主一一食之。

主吃下第一颗果后，能以单手摧星碾月。

主吃下第二颗果后，能以双手创造星球、星系。

主吃下第三颗果后，能以意念制定星球格局、星系轨迹。

主摸索着创造了第一颗星，起名“深蓝”。

主将树、井移到深蓝星上。以井水灌溉大地，便有了海洋。以树种置于地中，便有了绿地。

主照着树的样子，制造植物，绿地上，便有了森林。

主说，要有活物生活在海洋、大地、天空。

于是，主将包有井中水之泥块撒于“深蓝”，泥化肉身，水作魂魄。不久，便有了动物。

天地万物都齐后，如此过了五百年。

五百年后，主觉得孤独，便用井水和泥，照着自己的样子造人。

泥多水少，便做成了男人；反之，则做成了女人。

十二天后，十二人成。

主为之大为欢喜，于是，将自己的力量分给了这十二个人，人便成了神，主一一为之取名。

分别是：莱伊、米娅、裘迪、海德尔、梅利、希尔瓦娜斯、狄珈索、洛基、桑德拉、乌西奥、迈德罗纳、库涅夫。

七之二 · 蔚蓝

主以“深蓝”为模板，制造了“蔚蓝”。

蔚蓝东西两极各有一片宽阔土地，主把它们称为大陆，并一一为之取名。

主将大的一块称为“埃拉菲斯”，将小的一块称为“亚特兰蒂斯”。

主将蔚蓝的体系移植到蔚蓝后，又添置了新的规则：

两块大陆分别拥有半天的光明，即星球的自转。

两块大陆分别拥有寒、暑两带，北部永寒，南部永暑，且有地理所致季节变化。

主汲井水播洒于蔚蓝天空，形成气态凝结，主称其为“云”，于是便有了天气变化。

数年后，蔚蓝秩序初见成效，两块大陆各循其法。

主将新造的人们置于其上，于是，便有了人类的繁衍。

主说，人死后，灵魂升天，归于井中，洗去记忆后便可再次转世。

主为人类数量的壮大而欢喜，遂命十二神祇前往蔚蓝，维持蔚蓝秩序。

于是，十二神祇便一一拥有了自己的使命：

莱伊被封为战争之神，掌管力量。

米娅被封为爱情之神，掌管情感。

裘迪被封为丰收之神，掌管农作物。

海德尔被封为戒律之神，掌管罪罚。

梅利被封为智慧之神，掌管才智。

希尔瓦娜斯被封为秩序之神，掌管规则。

狄珈索被封为欲望之神，掌管欲念。

库涅夫被封为希望之神，掌管信念。

桑德拉和洛基分别被封为光明、黑暗之神，掌管邪煞与圣洁。

迈德罗纳和乌西奥分别被封为太阳、月亮之神，掌管昼夜。

十二神祇各司其职，各归其位。

七之三 · 元素

为控制埃拉菲斯大陆生态、地势、自然之平衡，秩序之神希尔瓦娜斯以“风火水雷地”为构成大陆之元素，“光暗”控制大陆两极。

从此，“七大元素守恒”作为大陆存在之条件。

七大元素各汲天地灵力，聚虚为实，各据一方，以“灵”自居。

风灵·奥尔森，掌管风之元素，可驭风之力，其速世之无匹。

火灵·凯鲁伊，掌管火之元素，可驭火之力，其火可灼万物。

水灵·娜拉，掌管水之元素，可驭水之力，其水可愈生灵。

雷灵·亚弥琉斯，掌管雷之元素，可驭雷之力，其雷无可不摧。

地灵·帕参，掌管地之元素，可驭地之力，其形可遁一切。

光灵·亚多、暗灵·隆西，分别掌管光、暗元素，暨圣洁之力与邪煞之力。

由此过去七百日，秩序终成。

七之四 · 天灾

七大元素守恒百年有余，而七灵之力也日益强大。

终于，七灵于同一年内相继暴动。

元素之灵所到之处，皆是生灵涂炭之象。

主大怒，遂派战神莱伊及爱神米娅前往埃拉菲斯大陆。

七天过去，暴动平息，爱神以自身神力，将七灵封印于由井水结冰而成的晶体内。

然而，每隔百余年，封于结晶内的七灵仍会再次暴动，其破坏力却大不如前，只消待其多余之力耗尽方止。

七之五 · 西域

位处埃拉菲斯大陆荒漠地带的西域，常年饱受资源缺乏之苦。

一日，战神路经至此，感其生命之诚，遂取血造泉，救一方难民。
不料此番恩惠却遭他方居民之觊觎，西域之人几乎灭绝，唯有少数流落至大陆中原。

七之六 · 神迹

战神莱伊与爱神米娅居于埃拉菲斯大陆之东，不觉已百年有余。
直至一天，深蓝传来受到异界冥族侵略的消息。
战神亦受到召唤，主命其速回深蓝御敌。
战神置之于不顾，以筑建圣城为由，三番推辞，迟迟不返。

七之七 · 神隐

数年后，圣城耶路撒冷终被建成。
战神方偕爱神一同返回深蓝后，圣城逐渐成为大陆之信仰发源地。
埃拉菲斯大陆上亦从此再无神祇出没。
三千年后，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部族”与“王国”相继诞生。
埃拉菲斯的领土亦被人类划分割据。
从此，埃拉菲斯大陆正式步入了神隐时代。

目 录

序章	•001
第一章 空之殿	•017
第二章 试 炼	•059
第三章 宿命决	•085
第四章 殊 途	•119
第五章 银 鳞	•167
第六章 帝焰劫	•203
第七章 冰与火	•243
第八章 逐 鹿	•275
第九章 决 死	•307
第十章 溯 源	•365
终 章	•399



序章

Prologue

没有人，会在这盛世当中，杞人忧天地考虑到这些。

但黑暗，却在一步步笼罩起整个埃拉菲斯大陆。

如同那无垠的黑色潮水，缓缓流向这象征着光荣与荣耀的广阔大地。

如同那延烧的蓝色幽焰，渐渐烧至那承载着希望与梦想的绚烂王国。

1

{ 帝焰国 · 王都 · 凤凰城 }

“爬起来继续！”

“好！好！”

“加油！打倒他！”

.....

大大小小的呐喊助威声充斥了帝焰王都的大街小巷，古老的凤凰城里洋溢着这么多激情与活力的情况，并不多见。宽敞的街道上，已是人山人海、人头攒动。无论是老叟、老妪还是顽童、青年，都纷纷涌入到拥堵的人流当中，缓缓朝着王都的中心前进。使古老王都如此反常的原因只有一个，今天是帝焰国一年一度的斗武盛会。

作为埃拉菲斯大陆上最为强大的国家，帝焰从刚刚建国不久后，就有了这一传统的“节日”。在这个信奉英雄和力量的国度，这一传统很好地被延续至今。尽管并非是举国的勇士都来参加这一属于武者的盛宴，但从历届夺魁者的记录里也不难看出，最后的赢家，一定会是一位可以在整个大陆当中独当一面的佼佼者。

由于大会的地点在凤凰城的城中心，那些居于凤凰城内的平民，都会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哪怕是预料到了会遭遇摩肩接踵的情形，大家也会不厌其烦地赶来一睹大会的盛况。这种不厌其烦的心理既来自传统，又来自内心对信仰的忠诚。

而每逢这种重大事件发生，城中的卫兵便成了最为忙碌的人。即使人山人海让大家举步维艰，他们依然能够从容不迫地奔走于各条街道，在人群中穿梭自如。但这些微小的插曲，丝毫没有阻碍缓慢而拥挤的人流，涌向斗武盛会的地点——英雄广场。

作为帝焰国王都的标志性地点之一，英雄广场的形状犹如一只浴火的凤凰，坐落在凤凰城的中心。救世主——乌瑟托的雕像伫立在广场的尽头，黄金砌成的雕像在日光下熠熠生辉、栩栩如生，仿佛神祇下凡，伫立一方，将整个广场一览无余。而此时此刻，他也许正凝视着英雄广场中心，那临时搭起的竞技台，准备见证又一个英雄的诞生。

竞技台中央的其中一方倒下，裁判已经做好了宣布胜利归属的准备。

“东区半决赛晋级者——哈里斯！”随着裁判宣布了第二位晋级决赛者的名字，观众也发出了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

这位名叫哈里斯的大力士骄傲地挥舞着双臂，结实而有力的臂膀上，布满着粗犷的肌肉群，就算是远远望去，也令人生畏。高大魁梧的身材，让他看起来似乎足足有一栋单层的房屋那么高。之前遇到的几个对手，无论是善于物理近战的“格斗师”、“剑士”、“游侠”，还是那些善于远程法术的“法师”、“术士”……都在他强而有力的近身攻击下悉数溃败，甚至有的选手，刚刚看到他就心生怯意，还没等镇定下来，就被他如搬起一块石头一般，丢出场外。

然而，他那张粗犷而充满野性、不修边幅的面孔和庞然的身躯，似乎并没有减少他所受到的支持，在每次获胜过后，观众们都会前呼后拥地，为他献上最为鼓舞斗志的欢呼和褒奖。这是因为，人们都在期待又一个英雄的出现。

尽管，帝焰国是个从来都不会缺乏英雄的国度，但大家依然希望能够继续涌现出更多的英雄来保卫他们，给予他们更为安宁的生活。而这也是英雄广场之所以如此命名的最主要原因。

决赛按照惯例在黄昏时举行，嘈杂的观众已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纷纷议论起最终的胜利归属。夕阳正逐渐将其周围的云朵次第点燃，好像在刻意在这场决战增添战意。下午的暖风，似乎正被逝去的日光一丝丝抽离，些许寒意

为竞技台适时地点缀了几分萧索。

城内的人，无论是深居于英雄广场之内的贵族，还是那些只能爬到城外周围山脊上远远观望的平民，都没有被日光的褪去威吓，甚至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拥挤，万人空巷的场面如往年一般壮观。

“请东区半决赛晋级者——哈里斯上场。”

海啸般的欢呼声，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振聋发聩。

哈里斯缓缓走到竞技台的中央，向四周颌首致意。

尽管决赛即将开始，他的脸上却丝毫看不出什么紧张的神色，反而正自信地向大家展示着露在黑色背心外的结实臂膀，和那遍布全身的，大块大块凸起的肌肉。他的每一次发力，都会让肌肉的表皮上暴起一条条像是蜈蚣触角的青筋，骇人得很。即使他的整体外观如此缺乏美感，却依然令人叫好不迭。

“请西区半决赛晋级者——雷洛上场。”

竞技台内外的欢呼声变得更加强烈，甚至比刚才大力士上场时要大过几倍。原因不在于他原先的名气，而是因为预赛以及决赛前的淘汰赛中，这位披着一袭黑色斗篷、留着披肩橙发，且始终戴着金色假面的高大男子，从未在比赛中花费多少精力，每次都是轻描淡写，就轻松获胜。而且，从他的身形轮廓来看，用“美男子”来形容并不为过。

帝焰王此次出乎意料地坐在贵宾席上。此时的他，正悠闲地品尝着从侍女手中接过的凉茶，嘴角始终挂着充满惬意的微笑。在往年，这种情形很少见，因为传说中这位国王不喜欢太过喧嚣的环境，所以，这种被一些贵族视为匹夫斗技的场合，他通常也是不予理睬的。

那又是什么原因让他屈尊至此？从帝焰王身旁的大臣们脸上写满的茫然看，恐怕，除了他本人以外，没人知道答案。

他轻捋着花白的胡须，凝望着远端的竞技台，眼神中绽放着期许而又惬意的光芒。

颇为神秘的假面男子——雷洛，缓缓从休息区走入竞技台。金色的假面遮住了他面部除眼睛和嘴巴以外所有的部分，节奏缓慢而平稳的步伐，让他看上去与其说是要参加决赛，不如说是接受什么奖赏的仪式，每一个步点都如同

参加舞会的绅士般，温和、优雅。

简简单单的点头行礼，比起哈里斯的开场白似乎要简易许多。

他走到了哈里斯的对面，目不转睛地盯着蓄势待发的哈里斯。相比起哈里斯的杀气腾腾，雷洛的眼神着实要温和不少。

确认双方就位后，裁判示意比赛开始。

雷洛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双手不合时宜，却又自然而然地背在身后。

短暂的眼神对峙过后，哈里斯首先沉不住气，索性拔地而起，朝雷洛的方向冲了过去，试图在开始的战斗中，以此取得先机。

另一侧的雷洛，则依然纹丝不动，看似毫无战意，只是一味地看着视线中的庞然大物如野兽般冲向自己。

眼看着哈里斯逼近到自己的跟前，五米、三米……直到哈里斯冲到雷洛身前的刹那，他才作出反应——嘴角撩起一道得意的弧。

“啊——”哈里斯发出一声凄惨的哀嚎后应声倒地，即刻晕死过去。

雷洛的手不知在何时已经悬在了半空，似乎在向来不及反应的人们解释哈里斯“无故”倒地的原因。裁判在片刻的错愕后开始了读秒，而此时的雷洛，却似乎并不在乎这个读秒的过程，认为胜负已分的他，径直朝贵宾席——帝焰王所在的地方走去。

观众依然没有反应过来刚才那一声惨叫的原因，因为他们并没有看到，在雷洛微笑的同时，他已经挥出一记重拳，正中哈里斯腹部。不过这也不能怪观众的反应迟缓，在决赛中，发生这种只是一回合过后便分出胜负的战斗，在帝焰国建国后就鲜有发生，甚至可说是史无前例。所以，人们如今会有瞠目结舌的表现，也就不足为怪了。

被晚风撩起的沙石，都被映成了啡金的颜色，零零散散地点缀着通向国王的道路。尽管裁判的读秒早已结束，观众的注意力早已脱离于比赛之外，更令他们关心的，是眼前这位神秘的年轻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随着夕阳的光辉一点点逝去，这位名为雷洛的橙发少年，一点一点地靠近国王所在的位置。更令人奇怪的是，帝焰王并没有对这一可疑的行径，作出过多惊讶的反应，反而命大臣下令不得阻拦。

雷洛停在了贵宾席的下方，单膝跪地，优雅而连贯的动作，就像是精确地计算处理过一般，每一个瞬间，都呈现出完美而高贵的姿态。他抬起右手，轻轻揭开脸上的金色假面。

“父皇。”露出英俊面容的年轻人，微笑着发出这样的呼唤，温和而有力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是大提琴的乐声般，婉转悠扬。而他那张棱角分明的脸孔，正像是每个人幻梦当中的王子形象一般，精致、高贵而又好看。

尚未回过神来的观众一时间议论纷纷起来，他们不敢相信，或者说是不敢去想：这个一路过关斩将，不费吹灰之力便夺取冠军的青年，居然就是帝焰王的儿子、帝焰国的王储。而短短几秒过去，人们也恍然大悟，从对雷洛实力的惊叹中恢复平静。因为在民间所流传的传说里，继承了帝焰皇室“西域之血”的人本身就应有如此神力。

“我的孩子。希望在今天——也就是你的成人礼结束之后，你能够逐渐担负起整个帝焰的兴衰。让你的父亲，我，能够以你为傲。”帝焰王起身，扬起手臂，宣布道：“帝焰的子民们，这位少年英雄，就是我帝耶里的儿子，同样也是帝焰的皇子——雷洛伊格。”

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围观的群众中，甚至有人掩面、喜极而泣。

“他长得好英俊啊！”

“他就是那个剑术天才！？帝焰的皇子？！”

“他今天没用剑就打败了众多勇士！真不知道他的实力到底强到了什么程度？！”

“天才果然是天才！不可思议！”

“百闻不如一见！百闻不如一见！”

.....

然而，这位俊俏的王子，在接受褒奖的同时收起了上扬的嘴角，赤红色的瞳仁里，莫名地透出一丝失落。

夕阳的余晖在人们的嘈杂声中褪去。天空被无尽的黑幕笼罩，而大地上，

万家灯火通明，依然在为庄严的凤凰城，增添着罕有的喜庆气息。

在这个和平的年代里，快乐、幸福、欢笑……就如同清泉般源源不断。人们享受着美好字眼的滋润，却在无声息地暗流涌动中迎接着灾厄的到来。

巍峨的城池被摧残成狭隘的废墟。

善良的人民被武装以冰冷的战甲。

葱郁的花木被践踏成荒芜的沙场。

.....

没有人，会在这盛世当中，杞人忧天地考虑到这些，但黑暗却在一步步笼罩起凤凰城、帝焰国，甚至整个埃拉菲斯大陆。

如同那无垠的黑色潮水，缓缓流向这象征着光荣与荣耀的广阔大地。

如同那延烧的蓝色幽焰，渐渐烧至那承载着希望与梦想的绚烂王国。

2

{ 帝焰国 · 东之边境 }

荒芜的贫瘠之地上飞沙走砾，干涸的土地已布满了一道道粗犷的裂缝。乌鸦降落在仅存枯枝烂叶的树干上，叫嚣着，好似在抱怨眼前这一荒凉的景象。然而这人迹罕至的边境之地上，却生存着一批善良朴实的村民，他们的村庄叫作“沃克”。由于地处帝焰国最东侧的黄沙地带，贫瘠的土地、有限的交通，让这里注定没有内陆的喧嚣和繁华。

然而幸运的是，生活拮据的人们在恶劣的环境条件下依旧经营着算是安稳的生活。在沃克村里，质朴的村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是“欺骗”，什么是“罪恶”。因为他们之间只有不断的互助，不断的分享。当村庄缺水时，每一户村民都会把自己家里的蓄水倒入村中央的旱井中供大家饮用。没有人会去多舀一瓢，更没有人会去独享；当一户人家意外染疾时，村里几乎每一户里的每一个人都会前来慰问，甚至主动承担起病人在村中所需完成的劳动任务……

这些美好的品德，就是他们能够在这—贫瘠地域生存至今的关键。

可是现在，一场夹杂着战火硝烟的浩劫正悄然而至。

距离沃克村十几公里外有一处名为纳斯领地方，其上盘踞着数千人的军团，历经数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了一处关隘之地。

这一军团基地并不属于帝焰所管辖。而且，军团的领导者据传说曾是帝焰的通缉犯。如今，在这位名叫卡拉达的领主的领导下，纳斯军团正设想走出扩展领土的第一步，出军攻陷帝焰国极东之城市——喀达纳。

于帝焰历 280 年的盛夏，这一规模不算宏大的侵略战争拉开了帷幕。而帝焰方面，则很快对这一行径作出对策。久违战役的帝焰决定派出有“帝焰第一勇士”之称谓的堪萨斯上将。

由于是地处帝焰国东侧边境的城市，喀达纳城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四个极端之中最为清闲的一个，尴尬的地理位置甚至让这座城市没有什么特点。与极北的阿瑞斯相连夜羽国、极西的多列佛相连洛珈马战国不同，喀达纳地处边界，以东是极目无际的荒漠，除了零星坐落在边界内外的荒村野寨外，完全可以算是一片荒芜。也正是因为这些因素，喀达纳通常都是作为“被遗忘的城邦”。其实“被遗忘”有时候也不失为一种福利，由于地处偏远地区，帝焰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战事都没有覆盖到这里，甚至连十余年前爆发的空前内战，也并未波及至此。

当然，这一长久的和平时光在几天前得以终止，出城狩猎的居民连续遭袭的消息刚出炉不久，纳斯军团的宣战书就不期而至。而今天，便是宣战书上所写的日子。

巡逻兵在喀达纳的城门内外来回游弋，不断地向守城的将领汇报着军情局势。

“报告长官！敌人距离我城仅有不足五公里之遥，攻城人数在两千人左右！”

喀达纳的军士长捋了捋长须，下巴微微上扬，微睁的双眼睥睨着城楼之下，那即将成为战场的平原。他有理由如此目空一切，因为自从帝焰国成立至今，尚未有一个城池被敌人夺取，甚至是哪怕一刻钟的失守经历都不曾存在。

但战争总归是战争，再有经验的将士都无法在战争开始之前就看到胜负的分属。所以纳斯军团的人也有理由相信，他们会谱写自己的传奇，或者说，为帝焰国的历史添上最丑陋的一笔。

怪诞的狂风呼啸过喀达纳平原的每一寸土壤，被风侵袭过后徒留残枝的树干零散地落在平原上，所有的枯叶都被席卷得一千二净，裸露的黄土显出贫瘠的模样。

少了枯叶所发出的簌簌声响，喀达纳平原更是如死般沉寂。没有痛苦的哀嚎遍野，没有壮烈的英雄挽歌。可就在这没有丝毫预兆的情况下，浩浩荡荡的行军队伍如约而至。城门上的军士长抬手示意弩手做好准备射击。

“冲吧！我的战士们！赢下我们的第一战！”挥舞着利刃的纳斯领主一边呼喊，一边鞭策着自己身下的战熊，行军的速度骤然加快，全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喀达纳的城门，顿时尘沙四起。见此情状，军士长终于落手发令射击，然而射出的弓箭却被攻城将士以长戟悉数挡开。喀达纳城内响起了钟声，向人们宣告着战争已经开始。

赶路的堪萨斯军在不久后便收到了战争已然爆发的消息，他们日夜兼程已有十余日，但在闻听战钟敲响后，他们依然再次提速，希望尽快加入这场战斗。

“孩子，明天正午，我们便可到达喀达纳，你可做好了？”堪萨斯对副官休德迦——他的独子问道。

“是的。”休德迦的回答听不出任何情感。如蓝宝石一般的瞳孔外似乎罩了一层淡淡的薄雾，一脸淡然地望着远方的喀达纳。银灰色的盔甲让这一冷峻的年轻人显得尤为高贵，如同出征在外的青年皇族。而他身下的战龙，一路上也未发出一声声响，就如同它那向来沉默不语的主人一般，显得有点过分死气。

“孩子，打起精神。这可是你参加的第一场战争，你需要拿出所有精力来认真对待！”

“好的，父亲，我知道。”

这场战争的困难程度要远高于帝焰国上上下下所有人的预料。原本打算让喀达纳自卫军以逸待劳顽强守城撑过三天后，再由堪萨斯所带领的军队将敌军一举消灭的计划在第二天凌晨破晓时，便已宣告失败。

纳斯军团仅用一夜时间便冲破城门，将战场移入城内。喀达纳的三千自